

Maria：我覺得現在這個世界跟我們那時候真的完全不同，那時人的性格、物質都平穩很多。我覺得現在特別是年輕人，不只說香港，中國也是，忠孝仁義道德蕩然無存，真的覺得很可惜！古時候，年紀很小的中國小朋友已懂得孝順父母，懂得守規矩，吃飯時坐著也有禮貌，桌上的禮儀全都要學。女孩子要學儀態，是很講究的。現在就不是了，看一下報紙關於結婚報導，結婚的場合已經很隨便。舊時去飲宴，女士穿得很美麗、斯文；男士穿西裝、綁領帶。我們這些女客多數穿長衫，長得可到地的晚裝，但是現在的結婚場合已不穿那些。

Dede：穿那些的話就已經過時了。

Maria：是啊！他們覺得妳穿成這樣簡直是退步：「還穿這些服裝，沒人穿的了」。舊時的香港人，無論是西化與否，到那些場合穿長衫的人肯定是很斯文的。很少人穿西裝，穿西裝的人有些是從外國回來，但穿起來也較為正規的、漂亮的。年輕的人多數穿長衫。現在我覺得越來越少人這樣做，甚至很盛大的場面，不單只是說結婚，請帖寫著是要穿正規衣服，也沒有什麼人打「煲呔」、穿禮服。男的、女的也不穿禮服，毫不理會請帖上的明文規定。有些人可以過分得只穿一件襯衫、一條褲，而且襯衫又不綁領帶、不束衣，好像穿夏威夷襯穿在外面的，這樣又能夠去飲宴的了，我覺得好像很格格不入，一個場合裡有很多不同的衣服打扮。我喜歡舊時那些，什麼場合代表著什麼，這裡面有種禮貌、尊重；現在沒有這些了。不論是小朋友對成人沒有尊重，妳可看一下有小朋友打母親、也有踢死母親，只是為了問她拿錢去買毒品。

Dede：是。

Maria：母親不給他錢，便用棍子打母親，妳也在報上看到。

Dede：因為那些會上癮。

Maria：是啊，母親不給他，他便瘋狂地打她。現在有很多打母親、父親，簡直不當母親、父親是尊長。老人家最慘。那天我看到報紙，七十多歲、八十歲的也被打，我覺得這個世界轉變了很多。

Dede：其實現在的虐老問題也嚴重了。

Maria：是啊，我也覺得。妳覺不覺得妳那次跟我去老人院，那老人院我也做了25年，但是妳覺得不覺得我們的姑娘、我們的職員人人都是很友善、很好啊？

Dede：是啊。

Maria：雖然我們吃那頓飯，要妳吃那些菜，待慢了妳真不好意思！因為我說給他們聽不要因為我回來而做特別的菜式，我回來就是回家的那樣。

Dede：回家的感覺。

Maria：就是家的感覺，所以他們便說「妳又回來外家了。」我最愛吃他們的蒸肉餅，所以他們每次也是蒸肉餅，而且又會多蒸一個給我帶回去。那天也有給我帶走的。到今天我還在吃。肉餅和蒸水蛋，那天還加了菜呢！

Dede：是嗎？

Maria：加了一條魚。

Dede：但是記得湯一到，所有人不停問廚師湯是怎樣煮的，因為我們真的覺得奇怪，我估計是好配料、好新鮮，因為湯真的很清甜。

Maria：是啊，他沒有用其他材料的。

Dede：多了馬蹄，有些人未必用馬蹄。

Maria：紅蘿蔔、馬蹄、瘦肉、白蘿蔔在內，瘦肉真的沒有肥的。

Dede：沒有油。

Maria：沒有油的。

Dede：我們問「如何使湯沒有油，是不是用壺隔了？」他說「不是，因為是用瘦肉煲出來的。」所以覺得很好喝、很清甜，唯一的分別估計是因為放了馬蹄。

Maria：那些全都是有營養的，很多老人家適合吃。所以回去我很享受，雖然是

吃很普通的菜式，只是青菜兩碟、肉餅和蛋，沒什麼矜貴的菜式。不知道妳們習慣否？

Dede：習慣。

Maria：我跟他們說了，妳們不要以為有什麼大魚大肉，回到外家吃一些很平常的飯，老人家吃什麼我便吃什麼。

Dede：那天妳看到一出道菜我便拍照？所以那餐的菜能夠分享給各位聽眾，全都拍照了，會放到網上給他們看我們探訪老人院會吃什麼菜。

Maria：好、好。

Dede：他們會看到的了。**Maria** 跟妳聊天了短短十多分鐘，妳給我的感覺思想是很傳統的，特別是說到家庭觀念、父母、子女關係。我重看有關妳的訪問，看到妳有十年是在一個極力求生環境下還債 4000 多萬的。為何在那麼多的訪問裡妳沒有提及子女，但我知道妳跟子女的關係很好，亦有些人問為何妳的子女沒有幫妳還債？不如藉著今次機會分享一下為何妳不會打擾子女呢？

Maria：我覺得我的子女一直是乖巧的。當然我有我的看法，我不能隨便給他們錢。不會縱容到他們不給錢又打妳那樣，更不會要錢用來買毒品。老實說從來不會問我拿錢，我可以說他們是較為正常，不是在說自己的家庭很正常，因為自己成長時間亦是在正常家庭裡，雖然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兒，有哥哥、弟弟，我是在中間的女孩。一般來說，只得一個女兒應該是會寵愛縱容的，但是我媽媽沒有。所以十歲時候便要我學琴棋詩畫。這些是我的畫，詩詞全都是我寫的。

Dede：我看過妳畫那些畫，上次在老人中心也拍下了。

Maria：是啊。那些是我畫的，那對對聯是我寫的，妳知道嗎？

Dede：我知道啊。

Maria：那時候我琴棋詩畫全都要學。當時不懂事，覺得媽媽勉強我做很多事，我除了讀書還做那麼多事情，會很生氣、發脾氣的。後來媽媽說「妳做吧，對妳好的。」

Dede：將來妳便知道。

Maria：「將來妳便知」- 妳也知道她會這樣說。現在我真的知道了，很感激她！妳看到老人院我用「念慈」，是紀念我媽媽。我爸爸不是不好、是好好的，可惜他很早已走了，跟我們一起的時間不是太多，很年輕便走了。相對來說媽媽跟我們接近得多，一直有教導我們做什麼、什麼，所以年紀小小我便.....我姑丈是一個名畫家，是鮑少遊，妳聽過沒有？妳那麼年輕，可能沒有聽過。如果他現在在世已有百多歲，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畫家，好像是跟趙少昂等齊名的。10歲時讓我到那裡學畫畫，琴棋詩畫都有學。詩完全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，10歲的我怎會懂那麼多東西。他便只叫我背詩格，詩有詩格的，「平平仄仄平平仄」，只叫我背，當課程那樣背，背到熟了也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。到長大後，便開始要我看好多書，很多也是詩詞的書，我的老師即是我的姑丈叫我買那些書看，看了後我便懂如何作詩，學會怎樣套入平平仄仄平平仄仄的地方、怎樣用些美麗的句子，我便讀了那些古詩句子很美麗。後來也不用讀了，有了基礎後，有時看到美景便會有感應，一有感應自己便會寫詩，妳看到在廳有兩首詩是我有感而作的。妳可看到我那時候做生意做得很辛苦，但是我也沒放棄。不理會太多了，管它春夏雨秋冬的意思，是友情便盡歡樂，有機會便要盡歡樂，不要為了一些事情而抑鬱。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一個座右銘「世界沒有不可能做的事，Nothing is impossible。」

Dede：Maria，短短三十分鐘的對話，相信妳創造了很多奇蹟。不如這樣吧，下一集繼續跟大家分享。